



繽紛人生

難為美醜定分界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在美學上有一個一直以來爭論不休的懸謎：為什麼有時候看似醜陋的東西卻令人覺得它是美麗呢？到底美醜的界線在那裡呢？一個日常生活的例子是：因為筆者害怕在髮型屋染上病毒，所以很久沒有理髮，再加上我不習慣梳頭，太太經常投訴我的頭髮有點難看，我為自己辯護說：「這是凌亂美！英國現任首相約翰遜也有同樣的髮型，人家尊稱他為『金毛獅王』。」

在藝術史中也有很多例子，1917 年，法國藝術家馬塞爾·杜尚（Marcel Duchamp）將便池當為藝術品，從而寫下了藝術史新的一頁。其實，廁所的流線型設計是很美的，但由於它令人聯想到污穢的東西，故此在傳統上人們不會接受廁所具有美感。換言之，有時候美醜並不在於事物本身，而是在於我們對它的聯想。

最常見的聯想就是其功能性，舉例說，現代文化推崇身材纖巧的人是俊男美女，不過，如果以幾何構圖來說，其實其它體態亦可以是賞心悅目的，無奈，我們會不期然地由身型聯想到體

重與健康、身體功能的關係。英國作家斯蒂芬·貝利（Stephen Bayley）在他的《醜陋：萬物的美學》一書中挑戰了「美即功能論」，他指出：所謂「醜陋」的事物也可以是引人入勝的。普遍的觀念是，如果一樣東西能夠發揮功能，它就是美麗。可是，投下炸彈的 B-52 轟炸機十分有用，但在道德上它卻是令人反感的；同樣道理，槍支的外觀設計可以是非常漂亮的，但是它會引起恐懼的情緒，而不是愉悅。





不瞞你說，在筆者的很多攝影作品中，我都不介意採用看似「醜陋」的主體。在去年疫情還未十分嚴峻的時候，筆者和太太到了北加州旅遊，其中一站是雷耶斯角國家海濱（Point Reyes National Seashore），雷耶斯角位於三藩市北面，它以守望著美國太平洋海岸的燈塔而馳名，可惜在那一天燈塔沒有開放，但我們卻得到了意外收穫。在開車

途中，內子突然指著海邊說：「那裏有一艘破船！」停車之後，我走向海濱，發現了一艘傾側的爛船擱淺在那裏，船的名字就是「雷耶斯角號」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在歷史裏面先後有五十多艘船在雷耶斯角的海域遇難，「雷耶斯角號」是其中一名受害者，這艘漁船在出事之後被拖上岸，那片土地的主人本來打算移走這艘爛船，但受到很多本地的攝影師反對，最後土地主人從善如流。不幸的是，2016年有人放火焚燒「雷耶斯角號」，令這艘本來已經破爛不堪的船更加滿目瘡痍。但無論如何，這堆已經失去航海和捕魚功能的廢鐵，卻仍然散發出一種令人著迷的神秘美感！

那次旅程的另一站是位於聖克魯斯（Santa Cruz）以北的達文波特海灘（Davenport Beach），達文波特海灘的特色是它有一個荒廢了的碼頭。1867年，一位名叫約翰·達文波特（John Davenport）的捕鯨船長定居在埃爾賈羅角（El Jarro Point），達文波特在阿瓜普爾卡河（Agua Puerca Creek）的河口建造了一個四百英尺長的碼頭，目的是裝載從山上運來的木材，然後運往聖克魯斯。但好景不常，阿瓜普爾卡河流下了太多泥漿，塞滿了港口，令輪船無法泊在碼頭上，最後碼頭在暴風雨中被摧毀，剩下的東西就是今天的幾條石柱，達文波特因而宣告破產。

來到達文波特海灘之後，我們感到有點失望，最初我們只能夠在懸崖上眺望那個廢棄了的碼頭，由於日久失修，故此並沒有路通往海灘，攀下懸崖是唯一的方法。太太鼓勵我說：「你可以做得到的，我在這裏等你。」於是我背著兩部相機爬下懸崖，到達碼頭之後，我貪婪地拍了大量照片，我知道上去之



後自己再不會下來多一次。無論如何，這個已經喪失了經濟功能的碼頭，在今天仍然激起訪客思古之幽情。

德國心理學家魯道夫·阿恩海姆（**Rudolf Arnheim**）將醜陋定義為對無秩序和不協調的東西產生內心衝突。無論雷耶斯角號與達文波特碼頭在外表上是多麼殘破和沒有秩序，但面對它們的時候，我的內心卻是充滿和諧的感覺。

2021 年 2 月 15 日

[更多資訊](#)